

山上人家

谢 鸿

时令仲秋,阳光正好,时间也行,应李帮明相邀,我们几个战友相约前往他山里的家中做客。

过了滴水寺,我们仿佛嵌入绿色翡翠中,峰峦如聚,松竹似海,成群的白鹭在天空翱翔。眼前的大山,像披上盛装的吉普赛少女,眼光流转,轻纱敷面,摇曳着优美的身姿,迎接我们的到来。红的果,绿的叶,青的石,白的水,相依相拥,五彩纷呈。好一幅秋意盎然、美不胜收的工笔画!

这还是我曾经到过的大山吗?记得刚刚退伍的时候,帮明与我们曾来过这里,目之所及,除了零散分布的一些小树,满是乱石荒草,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,让人不愿驻足。

当时,帮明曾站在一块青石上放出豪言:“等我挣到钱了,一定在这里承包一个山头,建个果园,搭两间茅屋,享受一下大山带来的快乐。”



谢鸿摄

“呵呵!这样的荒山野岭,最适合野狼居住,你来了,是不是要与野狼做伴啊!”我在一旁笑着打趣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,在我慢慢忘记这件事的时候,却听战友说帮明在这里承包了一个山头,搞起了生态养殖。帮明是不是疯了?难道就为曾经的一句话?我知道他辛辛苦苦在昆山打拼多年,消防器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拥有自己的店面和员工,生活衣食无忧。帮明将这么大把的钱投入到一个荒山上,是不是有点冒险?

但我错了,眼前的景色让我大为惊奇;漫山遍野的果树上,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,粉红的秋桃压弯了桃枝,火红的石榴摇摇欲坠。数间石棉瓦搭建的棚子,在山岭上格外显眼,那是他家的养鸡场。羽毛鲜亮的土山鸡,三三两两在果树下游走,偶尔停下脚步,用健壮的爪子刨开厚厚的落叶,接着便低下脑袋,随着奋力煽动翅膀而发出的“喔喔”、“咯咯”声,一个又一个掉落地面的树虫,就成了它们口中的美食。山脚下,明丽可人的小河,静静地流淌,河埂上自己耕种的庄稼,为全家提供了绿色的口粮。

妖娆的景色把我彻底地俘虏了,我想,这儿就是我的梦境家园,让我可以用我的心,一遍遍地抚摸着眼前的枝和叶;让我又一次迸发出童年时的乐趣——追

逐着鸡儿漫山遍野快乐地跑;让我又一次将身体趴到山泉边,让脸儿贴着清凉的泉水,轻轻吮吸,任丝丝的甘甜滋润着自己干涸的心田。

“喂,爬山了,看谁先到山顶!”从帮明的生态园里出来,我们的目标是攀爬眼前的这座大山。山顶的大风车旋转着,仿佛在向我们招手:“快上来啊,我在这儿等着你们!”

在办公室久呆了,爬山多少有些发怵,才爬到一半,就有点气喘吁吁了,帮明笑着和我打趣:“怎么这点儿路就受不了了?还是往前走一截吧!”望着这苍翠绵延的大山,登上峰顶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激情,在我的大脑中瞬间升腾,我思忖,山路的前方蕴藏着更多的期待;我揣测,下一站的风景会更加美丽;我坚信,大山的顶峰一定能触发更大的情怀……不觉间,我的脚下轻松自如,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,令我情不自禁的大声吟诵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是啊,平日里窝在城中,目之所及的是繁华,喧嚣和灰尘,同时还伴有算计、诋毁和冷漠……人群虽摩肩接踵,心思却咫尺天涯。难得战友聚在一起爬山,一切的客套和拘谨随风而逝,耳边听到的不再是城市里嘈杂鼎沸的人声,取而代之的是

落玉盘叮叮当当的流水声与清清明明悠扬婉转的鸟鸣。

在峰顶之上,我们脱去上衣,振臂高呼,仿佛回到军营里的青葱岁月。“战友、战友亲如兄弟,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……”我们又一次唱起了《战友之歌》,又一次热泪盈眶。

回到帮明设在山腰的住处,帮明的夫人早已等候在门口,笑盈盈地迎接我们。桌上已摆上菜肴,地道的山间野味,散放的山鸡、溪水里的杂鱼、蕨菜、木耳……

“帮明,祝贺你!真的说到做到,拥有了自己的‘桃花源’。”我由衷地表示了佩服。

“看你说的,‘桃花源’算不上。不过,你们在城里待久了,可以到我这里散散心,权当一个休闲的小地方吧!我在昆山多年,那里的绿化做的很好,我想到了家乡的荒山,为什么不能种些果树,搞一点生态养殖,让昆山的定远人也能吃上来自家乡的水果和土鸡?”

“哈哈,看来今天我们来对了。只能对昆山的老乡说声抱歉了,先一步品尝,合格了再说。”大家嘻嘻哈哈地拿起了筷子。“对对,大家吃,大家吃。”帮明高高地举起了酒杯。

微醺之时,山风袭来,心旷神怡,这是怎样一番境界和况味啊!

难忘,那一抹绿

丁尔兵

徜徉在定城的乡村、街道,那一抹绿,无时无刻地不在你的视线里绽放着光芒,是那一群人,是那一处景,感动着你我,温暖着大家。

乡村清洁工

好几次,在午后的乡村街道路口,都看见他们身着橘黄色的背心,一手拎着扫把,一手拎着簸箕,旁边还停着电动垃圾收集车。特别是农忙季节,农机从田里带上的大量泥土,道路上是一堆连着一堆,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,他们起早贪黑地清理着,不会想着去要个先进,不会想着能得点奖金,就一味想着这是我的责任区,清洁,就是我的事!

他们,大都是60多岁的农村老人,与他们谈心他们只是愉快地说:“反正在家闲着也着急,几百块钱可以了,也能锻炼锻炼身体。”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锱铢必较,就是简简单单的话语,是对建设美丽乡村的实在行动,更是那一份真实的责任。

雨中的交警

这一段时间,城区鲁肃大道、迎宾路等正在大修。平常通顺的交通变得异常的拥挤,特别是近期雨季。那是9月的一个周末,我驾车从单位回家。雨,特别大。车前的雨刮器忙得不亦乐乎,车,缓慢的在鲁肃大道上前行,好在没有一个车在疯狂鸣笛。车行20分钟才到迎宾路口,以前也只不过三分种的车程。雨中,一位年轻的交警正在路口执勤。在路灯和车灯的交织下,他正一丝不苟的指挥着过往的车辆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,也无法看清他的脸庞和警号,但清晰的看见他伟岸的身躯和铿锵有力的手势。我只能向他行注目礼。

记不清,这段时间下了多少场雨,但每次都会在拥挤的路口看见他们的身影。是他们,在默默的为我们的小城疏导着交通,指挥着车流。

快递小哥

一辆绿色的邮包电瓶车,一个忙碌的身影,穿行在定城的大街小巷。通常是,一边左顾右盼着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,一边拨打着电话,“你好!请问你是……你的包裹到了,我在门口,请你来拿!”简洁而明

公共自行车

绿色,是你的标志;深情,是你给我的感觉。走在大街小巷,你都会发现他的倩影。“有了公共自行车真是方便!”不用考虑停车,不用考虑维修,只管方便的使用。分布在县城的52个站点、1150辆公共自行车,无时不在彰显“文明骑行 绿色出行 低碳生活”理念。无论是上班族一族,还是学生,无论是白天街道的群众骑客,还是夜晚游园的居民,说到公共自行车,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,一句话“挺好!”

绿色长廊

无论在城区,还是在乡村,绿色的长廊都在延伸。高铁连接线、上海路,处处都是绿色的风景线。你从务工归来的老乡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你从周末休闲的人群集中度中可以看出,你更能从外地来考察学习的人们的赞叹声中看出!

美丽乡村,文明街巷,施工工地,不再是以前垃圾满地、污水横流。“定远是我家乡,文明靠大家”……一句句温馨的宣传话语,一幅幅倡导文明的宣传画,都促使着定远人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。

休闲公园

我们的小城愈加的美丽和妖娆。不必说花园湖的清秀,不必说廉政公园的多姿,更不必说人民广场的艳丽。亭台楼阁,假山活水,名树花草,石台木椅,楼宇林立,水道弯弯,真是一处一景,一路一色。

清晨,迎着阳光去呼吸新鲜的空气;傍晚,披着彩霞去闲庭信步;夜晚,顶着月光去放松漫步。听,小城的节奏;闻,小城的花香;看,小城的风景。

生活在定远这样的小城,感受着这样一抹绿色,感恩着一群人,欣赏着这样一处风景,沐浴着独特的风和日丽;品味着这样一种风情,享受着这样的一种朴素和无华!

温馨是一种境界

张春波

人们总把那种讲求甜美、和睦而又极温柔、细腻的生活情调称之为温馨。温馨二字的内涵太丰富,只可意会,难以言传,只有亲身体会,才能感知其中的美妙。

作家梁晓声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论及了温馨。梁晓声说:“富贵不是温馨,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。温馨是那豪宅中的小卧室,或者小客厅。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,温馨乃是小老百姓的体会和享受。”确切地说,温馨是一种境界。

温馨是渗入树林中的阳光,分射出丝丝光束,织出宜人的景致;妻子操持家务中的那娟静悠悠的微笑;老奶奶坐在门前给孙女梳头,老爷爷牵着孙子去逛街;一次深情的注视,一句“天寒了,多加一件衣服”的关怀,一句“你是否依然爱我”的追问……就是这些轻盈的温情,使我们陶醉幸福。

温馨应是朴素的,豪华与富贵只能淹没温馨;温馨是恬淡的,太浓太香只能熏倒温馨。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里写



张春波摄

道:“我们这个家,很朴素;我们三个人,很单纯。”先生用温婉平实的笔墨,捡起记忆的温馨碎片,犹如一缕缕清风,轻轻地掠过生活的缝隙,真诚地把和钱钟书先生半生的相守相助,相聚相失细致地记了下来。温馨是粗茶淡饭中的欢笑,是生活清贫中的坦然,是困苦中的从容,是艰难中的和睦,是面对一切不幸,却拥有理解和欢悦,是平平淡淡中的体贴和相守……

温馨的生活是普通百姓所向向往的。没成家前激情满怀,往往追求的是浪漫,而成了家后则多追求温馨。浪漫是温馨的前奏,浪漫之后很容易进入温馨,婚姻便是中间的界点。结婚后的人变化特别大,就是这个道理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人,就是这样平淡如水的生活,他们却是精神上的贵族,他们对温馨的理解蕴含着让人惊羡的古典式的忠贞爱情。不管聚散离合,贫富贵贱,在滚滚红尘中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爱珍藏,温馨让我们对人生存有憧憬!

温馨的生活需要倾注和营造,更需要真诚、真情、心与心的交流。温馨是一种境界,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外衣,它在一宿三餐中,在点点滴滴里,在一句暖心的话语中,在一个关爱的眼神里……



金色未来 黄家双 摄

南瓜饭

乐启颜

母亲做了南瓜饭,软糯清香,一家人都吃得非常开心。特别是女儿,吃了两碗还嫌不够。南瓜是大哥从乡下送来的,黄澄澄的,母亲说一看就是大哥精心挑选的,又甜又面,明天做南瓜饼肯定好吃。

女儿拍着手说,又问我:“妈妈,你小时候肯定很喜欢吃南瓜饭吧?”我和母亲对视了一眼,不约而同地都笑了。我想,我们都想起了因为我不肯吃南瓜饭而挨打的事情了。

我小的时候,家里地少人多,粮食根本不够吃。俗话说,瓜菜半年粮,父亲和母亲在田间地头,坡坎坎只要有空余的地方都想设法地种下几窝南瓜。一到秋天,南瓜成熟了,一个个大南瓜摆在房里,父亲和母亲很开心,我却高兴不起来。南瓜容易储存,可以放到来年开春,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又要过以南瓜当主食的日子了。

既然收获了南瓜,家里几乎顿顿都是南瓜稀饭,偶尔吃顿干饭,南瓜也占大半。天天吃,顿顿吃,再好吃的东西也会让人生厌。大人能忍受这样清苦的日子,小孩子却忍受不了。我馋肉,馋白米饭,终于有一天看到晚

饭又是一人一碗南瓜饭的时候,我彻底爆发了。我摔了碗,母亲一双筷子敲过来,我号啕大哭:“我不要吃南瓜饭,我要吃白米饭。”那天自然是被母亲揍了一顿,母亲揍我时眼睛也红了。她说:“你不吃南瓜饭就只有等着饿死。”

那个时候,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不再吃南瓜饭。后来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,我也真的有很多年都没吃过南瓜饭。

但是现在,我又开始吃南瓜饭了,而且真切地觉得南瓜饭健康美味。天天有肉吃的日子里,南瓜饭反倒成了我们的钟爱。

有一天和母亲聊天,母亲说:“小的时候你哭着说以后再也不要吃南瓜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人也一样腻了,但是没办法啊。不吃就得饿肚子。你们年轻人总是爱一天到晚追什么是什么好日子,照我看啊,重新爱上吃南瓜饭就是好日子。”

母亲的话朴实无华,却道出了时光流逝中生活的变迁。曾经吃到想吐的南瓜饭重新成为你餐桌上的美味,这不就是好日子吗?

节点

马光前

儿死母痛。不久,人们在村前的水沟里发现他老婆的尸体,沟水并不深。作为“舍子救牛”的先进典型,袁富贵依照上级指示,含着眼泪一场接一场作着先进事迹报告。报告结束,病倒在床,从此告别“政坛”。现在,他孤身一人,靠低保和二狗的接济生活。

二狗曾提议让他和自己一起去上海,他谢绝了。“看到啦?他不去我也不去!”二狗对着前来劝说的孙子抖抖手,一脸的无辜,尽管他知道孙子此行是为了了却奶奶的遗愿。

钱不是万能的,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一天,八十岁的表兄问七十九岁的表弟:“政府不是给你发过救济吗?咋又断了呢?”

表弟叹口气说:“哎,提它干嘛。”

七律·咏红军长征80周年

姜涛

忠贞斧钺心不痛, 输光家底去长征。 湘江血雨沉舟难, 赤水英风逐鹿情。

卧雪冰山过草地, 筹谋密洞退倭兵。 筹津淮海连三捷, 立国中华万古名。

歌颂长征胜利80周年(两首)

倪道隆

长征百战古今稀, 雪盖岷山马奋蹄。 唯我雄狮擒虎豹, 凯歌起处展红旗。

长征万里史犹新, 弹指挥间八十春。 大渡金沙排万难, 雪山草地历千辛。 神州璀璨昔年梦, 玉宇长歌烈士魂。 遵义航灯昭日月, 英雄百代火传薪。



诗路花语

“你是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人”,表兄认真地说,之前他没有提过如此敏感的话题,几十年的风雨飘摇,现在说起来却没有丝毫的风凉感,表弟以为是,“该享受的应该享受,政府凭什么叫虎头蛇尾呢?”

这是多年前的的事了。那时哑巴生病在床,急需钱治疗,几个老弟兄如热锅上的蚂蚁,急得团团转。吴老头提议二狗去找村里。二狗来到村里,村里说没钱,让他找钱。二狗来到镇里,镇里说没钱,让他找县里。二狗来到县里,县里说没钱,让他找民政。民政局李局长四十来岁,仰靠在老板椅上,口吐香烟,微眯双眼,沉思道:“袁富贵……袁富贵……他好像认识省里的孙主任吧?”

二狗不解地问:“孙主任是谁?”

“孙主任就是当初在凤凰山打游击的孙以哲司令员”,说到孙主任,李局长挺直身子,正襟危坐,好似国军将领提到蒋中正,恭敬有加,“孙老现在可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哦!”

提到孙以哲,好像听到一个遥远的故事,二狗迟疑道:“局长您看,富贵还在床上,急需手理。”

“那这样,你打个借条,我支点钱给你!等富贵康复了,请他来找我。” (未完待续)